

※ 勞思光教授逝世週年專輯 ※

依託、見證與超越： 《勞思光韋齋詩存》中的亂離書寫

彭雅玲*

一、前言

勞思光先生湖南長沙人，本名榮璋，號韋齋，筆名思光。一九二七年生於陝西西安，二〇一二年因心肌梗塞逝於臺北寓所，享壽八十五歲。先生出生自官宦世家，高祖崇光公，清同治年間曾任兩廣總督，曾代表清廷簽署第一次九龍條約。父競九公，早歲入同盟會，參加辛亥革命，曾與于右任同在陝西工作。先生幼承家學，七歲即能賦詩，由於天資極高，領悟力極強，自小在舊學環境中長大，早年即有豐厚的國學根柢。先生高中畢業後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，師事胡適先生，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，先生來臺借讀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，一九六六年即旅居香江，先後任教珠海書院、崇基書院。並曾在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工作，一九八五年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，即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逸夫書院高級講師。一九八九年臺灣解嚴後，先後任清華大學、師範大學、政治大學、東吳大學等客席，一九九四年起任華梵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，先後獲行政院文化獎、教育部學術獎，二〇〇二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二〇一二年喪禮上總統親自弔唁，並追贈褒揚令，極享哀榮。

勞思光先生學貫中西，為當代哲學巨擘。不僅是一位哲人，還是一位詩人，他在政治、哲學、歷史、文化各方面的洞見，不僅化為各種論述和著作，亦不時流露在其詩作中。因此若要充分了解勞先生哲學生命的情意我和心靈境界，則勞先生

* 彭雅玲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。

的詩作，便成了重要的研究素材。本文研究取材於王隆升主編，王隆升、林碧玲等人述解的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，本書以編年排序，共錄詩作二六三首，含詩二五一首、輓聯五聯、詞六闕、新詩一首。正文收錄勞氏離開大陸入臺之後的詩作，自一九五〇年起至二〇〇八年止，附錄一收錄早年詩歌舊作五首，附錄二收錄輓聯五聯，附錄三收錄詞作六闕，附錄四收錄新詩一首，附錄五收錄勞榘《成廬詩稿》與韋齋詩相關之詩作¹。

勞先生自大陸山河變色避難來臺，因臺灣執政當局限制言論自由移居香港，復因九七香港回歸，選擇返臺講學，最後長眠東臺灣宜蘭。勞先生一生流離，本文在有限時間下，擬先就「世變亂局的寄託」、「傷時感世的身影」、「生命承擔與超越」三個面向分析其詩作的亂離書寫。

二、世變亂局的寄託

勞先生的詩作可謂見證了大時代的動盪與變亂，其曾回顧自己寫詩的態度：

詞賦之事，揚子雲視為雕蟲，所謂壯夫不為者也。況詩欲求工，則必審音造語，廣用典實，尤不免耽於記問，溺於華詞，又程伊川譏為玩物喪志者矣。故予幼承庭訓，早學謳吟，積久成習，不自省覺；每傷時感事，輒寄意於篇章。且平生多在亂離憂患之中，苦志孤懷，無可告語，則又不免拈韻自娛，亦以自慰也。²

一如古代思想家揚雄及程頤對待詞章之學，勞先生也曾表示他不沉溺詞章的態度。然而勞先生出自官宦世家，自幼學詩，七歲即能賦詩³。吟詠本舊社會知識分子用以

¹ 勞思光著，王隆升主編：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2年）。

² 勞思光：〈自序〉，《思光詩選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2年），頁1。

³ 過去讀書人要行四個禮，即開筆禮、進階禮、感恩禮和狀元禮。開筆禮是對大約四歲到七歲的學童進行一次「崇德立志」的啟蒙式教育，這種對少兒開始識字習禮的形式，又稱「破蒙」。先生七歲開始學作詩，家中長輩以「聞雷」為題，命以為詩，先生原作「通塞原多變，休嗟寂寞春。長空來霹靂，一震便驚人」，從兄勞榘見詩，從練字及音節建議「通塞」二字可改為「鬱暢」，先生欣然接受。當時勞先生家中請來的長輩見先生開筆詩後，即評斷先生「少年成名」。由先生自述〈聞雷〉一詩的改寫，可知先生與勞榘二人，兄弟情深，幼年起習以詩相唱和，更可貴的是從詩作中，看到了先生早發的詩才、開闊的胸懷。詩見勞思光著，王隆升主編：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，頁435。

寄懷抒情，且是平日生活中經常所為，對勞先生而言，詩歌是他寄託亂離中苦志孤懷的憑介。

勞先生早年也是學性靈詩，性靈詩追求的是新奇和風趣，語言風格則力求通俗和生動。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六日《思光詩選》第七次讀書會中，勞先生曾自述其二十多歲時的詩歌，仍不脫性靈派的做法，到了三十多歲用典日趨精鍊。勞先生十二、十三歲所作的〈雨後桃花〉便見性靈詩的特色：

積霖一夕漲方池，零落紅英滿碧墀。片片更饒相映色，天天應念始開時。

流年似水何須恨？結子成陰會有期。試看道旁楊柳樹，牧童爭折拂雲枝。⁴

「性靈詩」大抵追求特別新奇的見解（包含對歷史人物的評論），喜寫瑣事，善寫異事，詠物別出心裁，饒有寄託，想像豐富，比喻新巧。語言基本白描，極少用典，通俗但要有趣，靈心妙舌之間，往往博人一粲。

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《思光詩選》第一次讀書會中，勞先生提到他受伯兄勞榘的點撥，由性靈詩體改走同光詩體。同光詩派指的是道咸年間崇尚宋詩的詩派，清代的宋詩運動共有三波⁵，宋詩運動有兩個特點，一是重視人品，二是重視學問，而人品尤在學問之先，其主張是「不俗」，在創造實踐中強調獨創、力避模擬。人不俗，詩不俗，自然不會去仿古，仿古正是「俗」的一種表現，發展到道咸之間的同光體，提出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統一，就更強調避熟避俗了。同光體詩論家陳衍說：「詩最患淺俗。何為淺？人人能道語是也。何謂俗？人人所喜語也。」⁶前一句顯示了學人之詩的高深；後一句則顯示了此派詩人的孤寂清高的心態。同光體詩人生於末世，自覺地走向咀嚼內心、艱深險奧、清言見骨的詩路上，凡淺意則深一層說，直意則曲一層說，正意則反一層側一層說，因此同光詩特別深拗奧峭，富於詩味，極耐咀嚼。

勞先生走向宋詩苦吟的詩作，既不是性靈詩派那種表現主義，直尋性情、真情、靈機的展現——性乃本能是先天的，情乃感情是後天的，要求的是將詩人性

⁴ 勞思光著，王隆升主編：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，頁 437。

⁵ 清代道咸年間流行的同光詩，正是從清初以來的第二波宋詩運動。早期有黃宗羲、吳之振、厲鶚、翁方綱、姚鼐為清初宋詩派；道咸年間何紹基、祁雋藻、鄭珍為中期宋詩派，與桐城派的方東樹、梅曾亮同宗宋詩；後期宋詩派是以陳衍為代表的同光派。見吳淑鈿：〈近代宋詩派的詩體論〉，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，1996 年第 2 期，頁 89。

⁶ 陳衍著，鄭朝宗、石文英點校：《石遺室詩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23。

情盡可能靈巧地表現，有感而發，絕不能無病而吟。主體的感情表現為「真」，反映在詩作上便是「新」。也不是神韻詩派那種極簡主義，訴諸視覺的精神空間或意境、境界——語言極端地簡省經濟，處處留白，以包藏言外之意，故而豐富多義，且指向不明確。畫面與意義凝結於一瞬間，一個視覺形象，一個超空間的空間。

如果說「直覺—表現—意象—感情」和「邏輯—思考—概念—理智」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寫作進路，性靈似近於前者，同光似近於後者，這種區分原自於生命型態和文化質地的不同。勞先生以追光逐影之筆，寫通天盡人之懷，精深微妙，顯於人生社會群體之中，此一創作型態係在其哲學涵養中成就，故常以深情冷眼觀照世變時亂、成敗興廢，不同於性靈的直觀新奇。勞先生選擇宋詩苦吟為基調的創作路數，其實就是對自我生命性格做一番莊嚴的釐定與永恆追尋的展開。

三、傷時感世的身影

勞先生詩作中經常傷時感世，形容亂離時代所使用的詞彙相當豐富，如以「劫」形容者三十三首，以「亂」形容者十一首，以「流離」形容者一首，以「患」形容者四首。甚至用動物意象形容，如以「鼠」形容者四首，以「狐」形容者二首，以「豺狼」形容者四首，以「虎」形容者十八首。

由於時代的不幸，他所關心的國家和文化並沒有開展出令人滿意的現實，連書齋中的著述，如分享他對政治世局的憂心和批評的《少作集》，分享他對當前局勢的分析和見解的《時論集》，也多不為時代人所了解。勞先生的苦悶和孤獨，可以想見：

恰似坡公遠謫身，隨緣樽酒慶佳辰。詎知入海屠龍手，來作登樓望月人。

簫管東南天一角，槐柯上下夢千春。衰顏苦志茫茫意，剩向生徒笑語親。⁷

這首詩作於一九九〇年勞先生講學清華大學期間，頷聯「詎知屠龍手，來作登樓望月人」用《莊子》典⁸，此聯寄託了先生匡救雄志而無用武之地的苦悶。筆者檢索勞先生詩作中以「苦」字修飾自己對國家命運、文化前途的關懷行動，如「苦志」三

⁷ 六十三歲作，〈庚午中秋，與清華諸生登人社院高臺關月，口占一律書懷〉，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，頁392。

⁸ 《莊子·列禦寇》云：「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，殫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，而無所用其巧。」

首，「苦心」二首，「苦慮」一首，「苦索」一首，「苦持」一首。

日人廚川白村說：「文學是苦悶的象徵。」勞先生感嘆一身空有屠龍的高超技術，卻無人可知，他的不為世所用，不為時所知，成為子絕獨行的先知。一個孤獨的心靈雖然不為人所知，心中雖然苦悶，但詩句中寄託的卻是無窮的理想，這與一般抒情詩人只是發洩苦悶不一樣，詩句中還透露了他的感性、他的關懷、他對民族文化前途的關心，一個充滿堅毅的道德生命、意志生命，力透紙背、躍然在詩筆之上。

勞先生的生命情調中有一種恆常的孤獨感，筆者統計勞先生詩作中出現「孤」字有二十四首，「獨」字有二十首。但他卻不求媚於世，不向權貴低頭，也不期待關愛的眼神，始終保有知識分子向權貴說不的氣節和風骨，如詩句：

幾人傲骨同蘭息？一客高吟及艾年。⁹

風雨平生無媚骨，江山向晚有狂歌。¹⁰

平生勁骨窮尤健，分作危邦末世人。¹¹

思量不事王侯意，翻喜如瓢五石才。¹²

一事平生猶自慰，不容辭色向權門。¹³

薩伊德說：

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，依賴的是一種意識，一種懷疑、投注、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；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。知道如何善用語言，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，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。¹⁴薩伊德說明一個社會裏的知識分子不應曲學阿世，也不能離群索居，必須掌握時代的脈動，扮演人類的良心，為正義、公理、自由而奮鬥，以弘毅之士自許，以仁為己任，死而後已，發揮任重道遠的精神。知識分子以知識和自由為職責，運用智

⁹ 三十二歲作，〈己亥歲暮郭亦園以近作四律見示，因步原韻書懷以答〉其二，《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》，頁 87。

¹⁰ 三十九歲作，〈丙午初度，中夜獨坐，成三律書感〉，同前註，頁 158。

¹¹ 四十三歲作，〈書懷並贈子健伉儷〉，同前註，頁 243。

¹² 六十歲作，〈退居吟〉其三，同前註，頁 368。

¹³ 七十歲作，〈七十初度〉其二，同前註，頁 403。

¹⁴ 艾德華·薩伊德 (Edward W. Said) 著，單德興譯：《知識分子論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57。

慧，獨立判斷，時時反省，事事驚覺，不趨炎附勢，不迷信權威，不貪戀財富，不屈從威嚇，面對權勢坦然道出真話，體現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人格。知識分子除了為一己的社會發言之外，還要秉持良知及道德勇氣，即使面臨強權橫行的國際社會，也要堅守原則，反對雙重標準，為全世界的和平、公理、正義奮鬥不懈。勞先生不曲學阿世、不離群索居，且時時奮進，不畏強權，敢於說真話，以天下為己任的不懈行動，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典型風範。

四、生命承擔與超越

感時傷世不僅是勞先生對家國歷史文化的悼亡，還是一種生命姿態的選擇，讓有情主體魂牽夢縈，不得安寧。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，面對欲望對象的失落，主體不能以哀悼的形式排遣傷痛，反而將失去的予以對象化，形成主體本身此恨綿綿的憂傷循環，感時傷世是一種選擇，是面對時間軌跡中失去的欲望對象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。勞先生對逝去的憂患、當下的孤獨，遂將此無可逆返的選擇，轉化成歷史文化的理想，即對未來的生命承擔。

筆者統計勞先生詩作中經常出現關心國家命運、文化前途的詞彙，如「興亡」有十四首，「興廢」有八首，「剝復」有二首，「剝極」有一首，「世運」有三首，「中興」有一首，「成敗」有七首，「是非」有二首。勞先生曾對其生命特質有一明確的表述：

若就我內在的氣質與心態講，我實在並非一個學究式的人。即以從事哲學研究而論，我並不是像現代學究人那樣一味只重視外在表現。反之我所真正關切的是我自己所見到的理境及所達到的自我境界。我治學之基本目的在於自己的所成與所得，至於對外表現只是「餘事」。……我所關切的哲學問題，本是哲學現有的危機問題，與未來的希望問題。我從幼年即感覺到一種普遍性的新哲學的需要。後來，我正式入了哲學界，自己所訂的工作計畫便是先整理幾個大傳統下的哲學思想，然後面對現代世界從事一種新的建立工作。¹⁵ 凡是一個精神世界傳統的開創者，大抵都會以真理的代表自居，因而宣稱自己已獲得絕對真理。「換言之，都有一種封閉意味，即將自己的成就看成至高無上，絕對

¹⁵ 勞思光：〈序〉，《思辯錄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6年），頁1-2。

圓滿。……以孔子開放心靈或不息的開拓精神為儒學原始精神特色的代表，與其他宗教或精神傳統的開創者之封閉傾向相比，儒學精神的真特色即可大明。……我們如果真想使儒學精神能在現代文化生活中復興或重獲活力，則如何能上承孔子這種開放心靈，是一種關鍵問題」¹⁶。

由於勞先生對哲學的研究和探索，以及和儒學傳統中開放心靈及承擔精神的相契，這就使得勞先生的詩歌，有別於只是表達或寄託個人感情，並無關社會宏旨的傳統抒情詩人。或許有些抒情詩人比較有現世的關心，然而也只是關心現實的懷才不遇，或是見棄於君王的踽踽獨行；前者是感時的傳統，如宋玉傷春悲秋的自我哀憐，後者是〈離騷〉的傳統，如屈原〈離騷〉、〈卜居〉的激憤枯槁。

勞先生固然有其感性的寄託，其實更多的是理性的精神，他沒有屈原和宋玉見棄於時、懷才不遇，也沒有逃遁於世、追求逍遙，他所展現的是無限奮進的理境，在其詩作中經常看到他將個人的生活及經歷的感悟，馬上連接到家國天下的關懷，或是文化前途的關心。勞先生將個體關連到整體，將自我關連到世界的呈現方式，不只限定於當下的關心，還透露對未來的關懷，其本質是超越時間的：他把過去的感悟，當下的關心，連結到未來的展望，在短短的詩篇中，就把過去—現在—未來的時間點接連起來了，這樣宏觀的時間意識不僅展現歷史的連續性，又同時體現未來的向度。他把過去片刻感覺的經驗濃縮，寄託在短短的詩句中，短短的詩句中寄寓著綿延的時間。勞先生以超越的理性生命安頓了感性生命，以綿延的時間向度寄託了個人感悟，就此而言，勞先生的詩歌是在片刻的把握中寄託了永恆的關心。

由於對現實形勢的評估產生很大的憂患意識，政治上對國家的前途、民族的未來有所關心，尤其對近百年來中國的命運，勞先生可說是親歷其境感受特深。勞先生關懷國家、民族、文化問題的著作很多，如《少作集》、《時論集》、《歷史的懲罰》、《中國的路向》，這種憂患意識沒有使他放棄對未來的承擔和使命。有人見到憂患自暴自棄，有人遁逃於外，有人則以美感麻痺自己的責任。勞先生遇見憂患，則是用堅毅的道德理性來承擔，因此在他詩作中，經常可以體會到他為祖國文化、民族命運的承擔精神。

¹⁶ 勞思光：〈王門功夫問題之爭議及儒學精神之特色〉，同前註，頁 94-96。

五、結 語

勞先生少有經國之志，隨著大陸山河變色避難來臺，復因臺灣執政當局限制言論自由，遂又移居香港，晚年受邀來臺講學，擔任華梵大學講座教授。勞先生一生流離，詩作中的亂離書寫，呈現孤獨的身影，不同於遺民哀歌。遺民哀歌，或另立共主，企圖恢復舊業；或退隱出林，追懷往事；或依宗教藝術，尋求度托；或醇酒美人，自暴自棄。勞先生著書立說，省思國家文化存亡續絕之路向，詩作呈現孤獨的身影，不僅見證歷史的傷痕、寄託個人的理想，是一種精神超越，也是一種生命承擔，帶領著創作者本人及世人超越時代的困境與限制，集體選擇、觀看並想望未來。